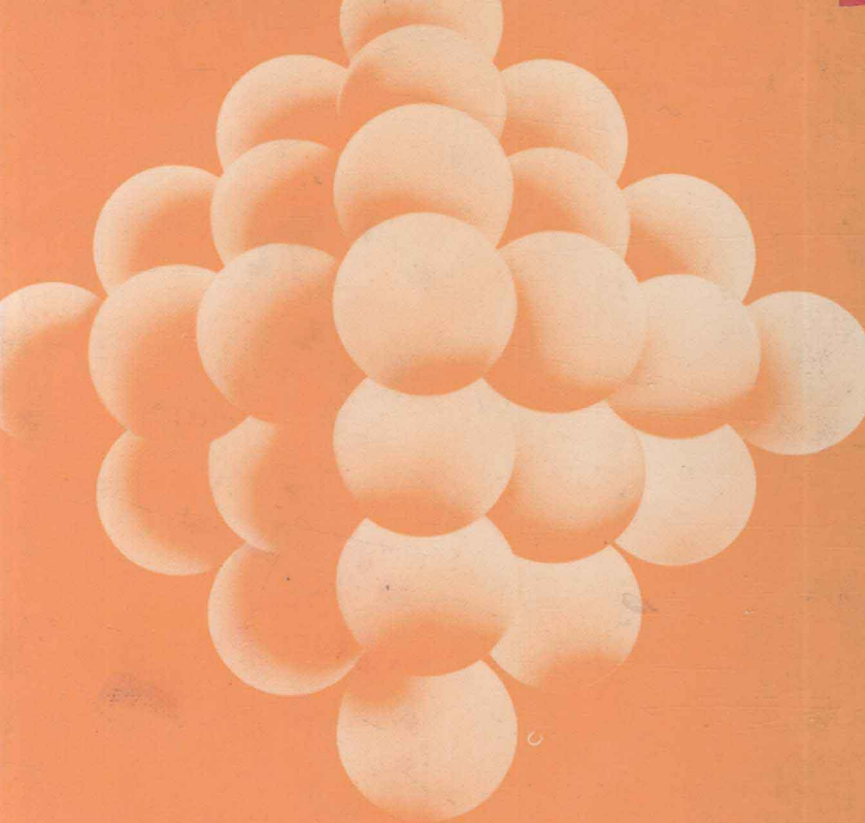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曉風自選集

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88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 選 自 風 曉

行 印 司 公 業 事 化 文 明 黎

曉 風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88

著者：曉 風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中興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雅江街26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價：精裝一二〇元
平裝九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

與丈夫林治平攝於巴黎塞納河上



座談會



與鍾肇政、朱西寧攝於高雄



與司馬中原七等生合影



你——

我要告訴你我喜歡的另一個詞：

因為

為什麼：’你會這樣問我。

我可以不理你，我可以很性格的說：’~~不~~為什麼！’

可是我不要，我要坐下來，慢~地告訴你，只因為……

只因為，因為’^{兩字}是如此溫柔。

只因為，因為’兩字是如此訴之已盡，把一切話說從

頭。

序

忽然發現，去著手選一本自選集是一件殘酷的事情。

你把所有的文章——包括你小學六年級發表在校刊上的——一一放在桌上，你無奈地對着堆了一桌的自己，點點滴滴的自己。於是你像一個會巫術的人，把散逝在大氣中的自己的魂魄，一一勾取回來。

而怎樣取捨呢？你喜歡你自己——只因爲它是你自己。可是你又討厭自己，因爲它老是那樣笨拙惹人生氣。

你一會兒想，沒有一篇不該選，因爲那全是我，一會兒你又想，沒有一篇該選，因爲那全不

是充分的我。然而，你還是選了，你把你自己的肌膚血髓一一放在人前，你開始感到自己像一個透明的人，暴露在別人的視線中。「舟人指點到如此」，就學着接受指指點點吧，如果想成爲一片風景的話。

三十八歲了，不算老，也不年輕，被貶過，也被獎過，逐漸的心如止水了。要做的事太多，既沒有時間生氣，也沒有時間興奮。不知什麼時候，我變成了一個沉著的豪賭客，爲中國。下注吧，看誰贏，就不信中國會凋落，這口氣到死也要闖——我們才是真正的中國。

有一天，在報上看到一位以肉身制暴的軍警，由於受傷不能言而在紙上寫下的兩行字：

「你給我錢有何用，

我要國家存在！」

忽如當頭一棒，直震得全身如中電擊，錢有何用，名有何用？手稿變成鉛字又能如何，我們共同要的是保護中國文化的一脈血傳。

像一口井，生根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拒絕移植，不想興波助瀾，只想湧出一勺一勺淡淡的水，淡淡地交還給所愛的地方，所愛的人羣。

目 錄

素描	序	第一輯 小說	第二輯 散文
生活照片	手跡	人環	地毯的那一端
		鐘	愁鄉石
		一七	五

位子	第三輯 戲劇	愛情篇	燈蕊就有多長	步下紅毯之後	春之懷古	地泉	春俎	詠物篇	黑紗	何厝的蕃薯田	十月的陽光	初雪
三三		二六	二〇	一〇三	一〇二	九	八	六	三	七	六	五

第四輯 雜文

戀愛盛業式微史 一七五

測字攤上的神秘客 二二一

三個人裏面聰明的那個 二二七

第五輯 宗教文學

給我們一個年輕人 二三三

如果你有一首歌 二三五

因為青春是這樣好 二三七

我是一棵樹 二三八

動物園中的祈禱室 二五七

第六輯 傳記文學

半局 二六一

第七輯 詩

偷瞧 二七五

故事的老家 二七六

爸爸爲什麼愛喝茶 二七八

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二八〇

湄公河的關睢章 二八三

放心 二八六

題金門戰地 二八九

第八輯 報導

新燈舊燈 二九五

第九輯 其他

古典詩的數學箋注 三九

人 環

陽羨許彥於緩山遇一書生，年十七八，臥路側，云脚痛，求寄鵝籠中。彥以爲戲言，書生便入籠，籠不更廣，書生亦不更小。宛然與雙鵝並坐，鵝亦不驚。彥籠而去，都不覺重，前行息樹下，書生乃出籠謂彥曰：「欲爲君薄設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，奩子中具諸般饌……酒數行，謂彥曰：「向將一婦人自隨，今欲暫邀之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又於口中吐一女子，年可十五六，衣服綺麗，容貌殊絕，共坐宴。俄而書生醉臥，此女謂彥曰：「雖與書生結妻，而實懷怨，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，書生既眠，暫喚之，君幸勿言。」彥曰「善。」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，年可二十三，亦穎悟可愛，乃與彥敘寒溫。書生臥欲覺，女子吐一錦行幃遮書生，書生乃留女子同臥。男子謂彥曰：「此女雖有情，心亦不盡，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，今欲暫見之，君願勿洩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

人年可二十許，共酌戲談甚久，聞書生動聲，男子曰：「二人眠已覺。」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，須臾，書生處女乃出謂彦曰：「書生欲起。」乃吞向男子，獨對彦坐。然後書生起謂彦曰：「暫眠遂久，君獨坐，當悵悵耶？日又晚，當與君別。」遂吞其女子，諸器血悉納口中，留大銅盤可二尺廣，與彦別曰：「無以藉君，與君相憶也。」……

——梁吳均續齊諧記——

已時才剛過，總得捱一陣子才到中午，也許因為是暮春，許彥感到空氣裏蒸騰着近午時分才有的那股躁鬱。他放下擔子，不安地脫下小襖，掛在柳樹上。

太陽穿過堆煙似的千絲萬緒，頃刻間變成了一片悵悵的綠色。

鵝籠裏有兩隻鵝，剛才挑着的時候倒還安靜，現在放下，反而刮噪了起來，籠子本來就不大，許彥覺得自己簡直是挑着一對同命相依的患難夫妻。但沒想到，剛放下來，一對鵝便掙扎着想出去，母的那隻連頸子都伸出來了，頸子被竹眼卡住，弄得進不去，出不來，只顧呷呷地叫。

許彥坐在一截樹根上，扭過頭去不理牠。大地是青濕的，太陽是紅亮的，許彥覺得自己是天地間的一團麵餅——沒有翻過的餅。一邊已烤得崩乾欲裂，另一邊還是可厭的黏糊。

「出門往東走，」早上臨走的時候老夫人交代了又交代，「過了重溪就往南，約莫晌午，也就該到了，可別貪玩，誤了時辰。王家門口有棵大槐樹，到那兒一打聽就知道的。」

許彥應着，臉上無端地燙熱起來。其實少爺也是從小侍候慣的，少爺提親王家姑娘也來往往地說了有三個月了。但真的要納禮，許彥還是感到意外。想到這會兒把鵝擔過去，不知怎的就會想到過不久就要把新娘子抬過來，這麼一想，每一步路都染上一層綺艷，倒彷彿一早上都走在一間門窗深局的桃色新房裏，忍不住地耳熱心跳。

「彥兒，」老夫人想得倒也週到，「你也別嫌我偏心，這兩年年成不好，好歹等小少爺先成了親我再給你討房媳婦。我是沒把你當下人待的。」

許彥低着頭，覺得自己連頭皮都紅遍了。

許彥跟少爺同年，比少爺大兩個月，過了年兩個人都叫二十三了。

太陽昇得更高，直劈劈地從柳樹上往下壓，一片柳樹，像一片碧色的煙羅帳。

「也不嫌煩人，」許彥驀地踢了鵝籠一脚，一面生氣地把那隻母鵝的頸子往裏塞，母鵝也許叫累了，一時竟也安靜下來。

許彥挑起鵝籠就走，不知爲什麼，歇了半天也只覺愈歇愈熱。走了兩步，剛繞過幾棵柳樹，驀地看到少爺正穿着家常衣服坐在地上，許彥吃了一驚。

「少爺，」許彥叫了一聲，匆匆放下鵝籠，那兩隻鵝突然一起大聲叫了起來。

「我不是少爺，」坐在地上的那一位被驚動了，緩緩地回過頭來，「我害腳痛，只好坐在這裏。」

許彥楞住了，水青的衫袖，托着一張白皙的臉——可是他說他不是少爺。

「認錯人了，」許彥深揖了一揖，重新去挑他的鵝籠。

「認錯了也是緣份，」那書生坐直了身子，「我腳痛，你就讓我在鵝籠裏坐一坐吧！」

「什麼？」許彥忍不住地望了鵝籠一眼，兩隻鵝，已經擠得滿滿的了——即使籠子裏沒有，也不够坐一個年輕的男人，即使够坐，那細薄的竹篾簾也承不起他的重量——這人莫非有什麼毛病。

「我的腳痛，走不動，」那人眼巴巴地望着許彥，「真是走不動，我只坐一會兒就行了。」

許彥不知所措地站了一會兒，忽然含混地應了一聲好，一面飛快地擔起鵝籠拔腳就跑，跑了幾十步，轉過橋，才停下來。

「多謝盛意。」

許彥猛回頭，不意那少年書生竟是坐在鵝籠裏向他說話的——天，他什麼時候鑽進來的？怎麼一點重量都沒有，而且最奇的是籠子並沒有撐大，書生也沒有縮小，連那一對鵝也沒有驚嚇的